

## 陳情表

李密

臣密言<sup>1</sup>：臣以險釁<sup>2</sup>，夙遭閔凶<sup>3</sup>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<sup>4</sup>，行年四歲，舅奪母志<sup>5</sup>。祖母劉，愍<sup>6</sup>臣孤弱，躬親<sup>7</sup>撫養。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；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<sup>8</sup>。既無叔伯，終鮮<sup>9</sup>兄弟，門衰祚薄<sup>10</sup>，晚有兒息<sup>11</sup>。外無期功彊近之親<sup>12</sup>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<sup>13</sup>。茕茕獨立<sup>14</sup>，形影相弔<sup>15</sup>。而劉夙嬰<sup>16</sup>疾病，常在牀蓐<sup>17</sup>。臣侍湯藥<sup>18</sup>，未曾廢離。

逮奉聖朝<sup>19</sup>，沐浴清化<sup>20</sup>。前太守臣逵，察臣孝廉<sup>21</sup>；後刺史臣榮，舉臣秀才<sup>22</sup>；臣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。詔書特下，拜臣郎中<sup>23</sup>；尋<sup>24</sup>蒙國恩，除臣洗馬<sup>25</sup>。猥以微賤<sup>26</sup>，當侍東宮<sup>27</sup>，非臣隕首<sup>28</sup>所能上報。臣具以表聞，辭不就職。詔書切峻<sup>29</sup>，責臣逋慢<sup>30</sup>；郡縣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臨門，急於星火。臣欲奉詔奔馳，則劉病日篤<sup>31</sup>；欲苟順私情，則告訴不許。臣之進退，實為狼狽<sup>32</sup>。

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育<sup>33</sup>，況臣孤苦，特為尤甚。且臣少仕偽朝<sup>34</sup>，歷職郎署，本圖宦達<sup>35</sup>，不矜<sup>36</sup>名節。今臣亡國賤俘<sup>37</sup>，至微至陋，過蒙拔擢<sup>38</sup>，寵命優渥<sup>39</sup>，豈敢盤桓<sup>40</sup>，有所希冀<sup>41</sup>？但以劉日薄西山<sup>42</sup>，氣息奄奄<sup>43</sup>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<sup>44</sup>。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；祖母無臣，無以終餘年<sup>45</sup>。母孫二人，更相為命<sup>46</sup>，是以區區<sup>47</sup>不能廢遠<sup>48</sup>。

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。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，報養劉之日短也。烏鳥私情<sup>49</sup>，願乞終養。臣之辛苦<sup>50</sup>，非獨蜀之人士，及二州牧伯<sup>51</sup>，所見明知；皇天后土<sup>52</sup>，實所共鑒。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。庶劉僥倖<sup>53</sup>，卒保<sup>54</sup>餘年。臣生當隕首<sup>55</sup>，死當結草<sup>56</sup>。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<sup>57</sup>，謹

拜表以聞<sup>58</sup>。

## 一、作者簡介

李密（公元 224–287），又名虔，字令伯，三國時期蜀漢犍為武陽（今四川省彭山縣）人。

李密幼年喪父，母親改嫁，由祖母劉氏撫養成人。雖然境遇坎坷，但十分好學，師從學者譙周門下，博覽儒家經典，並兼及其他學說。他才思敏捷，曾於蜀漢時任官。晉武帝立太子後，徵召李密入朝侍奉太子，李密因照顧祖母而不欲赴任，上表陳情，由於言辭懇切，獲得晉武帝接納。李密於祖母離世後，終於接受朝廷委任。他勤政愛民，政績出眾，可惜沒有朝廷高官的舉薦，令他想任職於廟堂之上的抱負落空了。後來更因賦詩時流露了怨懟之情而被免職，最後回鄉終老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李密早年曾擔任蜀漢尚書郎一職，侍候皇帝處理政務。後來魏朝滅蜀，任命李密為主簿，負責起草文件及管理檔案，但李密始終力辭不受。及後晉朝篡魏自立，除了招降納叛，更尊崇儒術，推重孝道，招攬孝廉名士，以建立文明管治的形象。公元 267 年（李密 44 歲），晉武帝立太子，徵召李密入朝當洗馬之官，侍奉太子，負責掌管宮中圖籍，講解經義，引領儀仗等職務。李密為了婉拒武帝的徵召，於是作《陳情表》申述須照顧祖母而不忍赴任的衷情。由於言辭懇切，晉武帝深受感動，不但不怪罪他，更賜他奴婢二人以侍奉祖母，又下旨郡縣資助其膳食。而李密也於祖母離世後，信守承諾，接受任命以報朝廷賞識和體恤的恩典。

## 三、注釋

1. 臣密言：傳統「章表」（臣子寫給皇帝的書函）開首的自稱用語。上表給皇帝，自稱為「臣」，附上自己名字，「言」即「啟奏」之意。
2. 險釁：指命途多舛。險：阻難。釁：禍患。ㄍ[刃]，[jan6]；ㄍ[xìn]。
3. 夙：幼年。閔凶：指年幼喪父及母親被迫改嫁之事。閔：憂患。ㄍ[敏]，[man5]；ㄍ[mǐn]。凶：凶險，指不幸之事。
4. 慈父見背：即「見背於慈父」，本句承接上下文，倒裝成四字句。見背：指棄自己而去，意即死去。
5. 舅奪母志：指舅父強迫母親改嫁之事。志：守節之志。作者不忍明說母親改嫁之事，意在隱諱。
6. 愍：通「憫」，憐恤。ㄍ[敏]，[man5]；ㄍ[mǐn]。
7. 躬：身體。躬親：親自。

8. 成立：成人自立。當時男子二十歲為成人。
9. 鮮：寡、很少。粵[洗]，[sin2]；普[xiǎn]。
10. 門衰祚薄：意謂家門不幸，福惠淺薄；以致子嗣不蕃，人丁單薄。門：家門。衰：衰微。祚：福祚。
11. 晚：指年紀較大。息：子女。
12. 外無期功彊近之親：指家庭以外沒關係較近的親屬，即親族無人。期功：古代喪服名稱。期：服喪一年。粵[基]，[gei1]；普[jī]。功：大功服喪九月，小功服喪五月。彊：同「強」，勉強。粵[襪]，[koeng5]；普[qiǎng]。
13.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：指家裏無子嗣。內：家裏。童：孩童，言無子嗣；一作「僮」，僕人的意思。
14. 茕茕：孤單的樣子。粵[瓊]，[king4]；普[qióng]。獨立：孤立無依。一作「孑立」。
15. 形影相弔：指孤獨一人，只有身影相伴，慰解寂寥。弔：慰問。
16. 夙嬰疾病：早已疾病纏身。嬰：通「纓」，纏繞。
17. 蓐：草蓐之席。粵[育]，[juk6]；普[rù]。
18. 湯藥：用水煎服之藥。湯：熱水。
19. 逮：及、到。奉：承奉。聖朝：指當時掌權的晉朝，屬尊稱。
20. 沐浴清化：蒙受清明政治的教化，屬恭維之辭。
21. 孝廉：漢朝以儒家思想管治天下，孝廉有「孝順親長、廉能正直」之意，來自儒家的核心理念。「察舉孝廉」是漢武帝設立的選拔官員制度，各郡推舉有「孝廉」美譽的士人至中央當宮廷宿衛，「觀大臣之能」，然後再經選拔，委以官職。
22. 秀才：漢代各郡舉薦「孝廉」，各州推舉「秀才」。
23. 郎中：又稱尚書郎。晉朝尚書省各部門掌管政務，設郎中主管其事。
24. 尋：副詞，不久。
25. 除：授官。「拜」為新任，「除」為再任，指除去舊職以改任新職，後通用。洗馬：官名，負責掌管宮中圖籍，講解經義，引領儀仗等職務。洗：粵[癩]，[sin2]，普[xiǎn]。
26. 猥：謙詞，鄙賤的意思。粵[委]，[wai2]；普[wěi]。微賤：卑微低下，亦屬謙詞。
27. 東宮：太子居所，文中借代太子。
28. 隕首：捨命。隕：隕落。首：首級、頭顱。
29. 切峻：急切嚴厲。
30. 逋慢：指有意迴避，怠慢上命。逋：逃避。粵[褒]，[bou1]；普[bū]。慢：倨傲怠慢。
31. 篤：病重。
32. 狼狽：形容艱難窘迫。
33. 矜育：憐惜撫育。

34. 偽朝：指前朝蜀漢，屬蔑稱。因為李密曾任職於蜀漢，蜀漢亡後，上此表時以晉朝為宗主，必須對前朝採用否定的稱謂。
35. 宦：出任官職。達：暢順亨通。
36. 矜：誇耀、自誇。
37. 俘：俘虜。蜀漢為魏所滅，後又歸晉，故自稱亡國的卑賤俘虜。
38. 拔擢：選拔提升。指郎中、洗馬之職。
39. 寵命：指加恩特賜的任命。優渥：優厚。渥：<sup>粵</sup>[扼]，[ak1]；<sup>普</sup>[wò]。
40. 盤桓：徘徊、遲疑不進的樣子。
41. 希冀：希望、企求。
42. 日薄西山：喻年壽將盡。薄：通「迫」，迫近。
43. 氣息：呼吸之氣。奄奄：氣息微弱，快要斷絕。
44. 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：言祖母危在旦夕。危淺：病情危殆。慮：思考、設想、顧及。
45. 終：動詞，終盡。餘年：剩下來的日子。
46. 更相為命：互相依靠而活下去。更：<sup>粵</sup>[庚]，[gang1]；<sup>普</sup>[gēng]。
47. 區區：微末、渺小，借指自己。一說解作奔走辛勞。
48. 廢遠：指不再奉養而離棄祖母。廢：廢棄。遠：遠離。
49. 烏鳥之情：指奉養之孝。烏鳥：烏鴉。古人認為烏鳥長大後會反哺父母，因此以烏鳥比喻孝親之子。
50. 辛苦：身心勞累困苦，悲痛哀傷。
51. 二州：指梁州、益州，即整個蜀地。牧伯：一州之長，指地方上的刺史。
52. 皇天后土：猶言天地神明。皇天：蒼天。后土：大地。
53. 庶劉僥倖：冀望祖母得蒙格外之恩。庶：冀望。僥倖：求利而不知止，指非分之想。
54. 卒：最終、完結。保：保全。
55. 生當隕首：指犧牲性命以報答對方。事見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：「孟嘗君相齊，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，三反而不致一入。孟嘗君問之，對曰：『有賢者，竊假與之，以故不致入。』孟嘗君怒而退魏子。居數年，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：『孟嘗君將為亂。』及田甲劫潛王，潛王意疑孟嘗君，孟嘗君乃奔。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，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，請以身為盟，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。」
56. 死當結草：感恩圖報之意。事見《左傳·宣公十五年》：「魏武子有嬖妾，無子（指嬖妾而言）。武子疾，命穎（魏武子之子）曰：『必嫁是。』疾病，則曰：『必以為殉。』及卒，穎嫁之，曰：『疾病則亂，吾從其治也。』及輔氏之役，穎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（秦將，大力士）。杜回躡而顛，故獲之。夜夢之曰：『余，而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報。』」
57. 犬馬怖懼之情：像犬馬服侍主人那樣，抱着誠惶誠恐的心情。
58. 謹拜表以聞：這是奏表的結束語。表示誠懇地呈上本表，希望下情上

達，為聖上所理解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「表」是臣下向君主陳情上奏的公文。本篇是蜀漢舊臣李密上奏晉武帝的文章，目的是婉拒武帝的徵召。

首段自述身世、家門，展現自己與祖母的關係。「臣以險釁」至「至于成立」，陳述李密自幼命途多舛，出生六個月就喪父，四歲母親被迫改嫁。他孤苦零丁，全靠祖母劉氏把他撫育成成人。當中一句「臣少多疾病，九歲不行」，已顯示照顧他比照顧一般的孤兒更艱難。「既無叔伯」至「形影相弔」，寫家門之衰微，自己無叔伯，也無兄弟，又較晚年才得子。整個家庭，既無親戚，也無子嗣，自己的處境孤獨無援。這番陳述反映家中可以照顧祖母的只有他。細心的讀者，更可從中推想祖母把李密撫育成人的過程是十分艱難的，二人一直相依為命。因此，本段最後一句「而劉夙嬰疾病，常在牀蓐。臣侍湯藥，未曾廢離」，祖母病重，李密不離棄侍奉的行動，就顯得更加迫切和合情合理，非流於外在的道德規範。這一段敘述精簡深刻，與往後各段緊扣，多角度呈現李密與祖母之間的深厚感情，反映李密侍奉祖母的誠摯。

次段寫李密面對晉武帝的多番招攬，祖母病情日重，陷於忠孝兩難的窘境。「逮至聖朝，沐浴清化」緊承首段末句「未曾廢離」，帶出懸念，逗引讀者關注來到聖朝，情況會有甚麼變化。「沐浴清化」寫自己蒙受聖朝清明政治教化的恩典。然而讀畢整段，聖朝之於李密是否純粹恩典，可堪細味。緊隨的「前太守臣逵」至「辭不就職」各句，寫自己蒙受的恩典，先有大臣舉薦他為孝廉、秀才，再有武帝親下詔書，先拜他為郎中，再任他為洗馬。晉朝給他的官位越來越高，對他的招攬越來越殷切，而背後的恩威，也越來越重。不過，由始至終李密都推卻，先「以供養無主，辭不赴命」，再「具以表聞，辭不就職」，其侍奉祖母的決心，由此可見。接着的「詔書切峻，責臣逋慢；郡縣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臨門，急於星火」，短短二十四個字，不愠不火，將官員們拿着詔書，嚴厲指責，臨門逼迫，催促就任，急於星火的情景活靈活現地展現，讓讀者感同身受，了解他所承受的壓力。回頭細味「沐浴清化」的含意，就更能體會本篇文辭委婉之妙。這裏的描述，結合第一段身世、家門的敘說，是有力的實證，教讀者真切了解他的兩難，使得平平淡淡的收結「臣之進退，實為狼狽」，特別能引起共鳴。

第三段剖白心跡，重申母孫二人相依為命，不可廢離，為末段冀求武帝的成全再作鋪墊。首句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育，況臣孤苦，特為尤甚」，上承自己忠孝兩難的窘困，結合晉朝借助儒家的孝道來籠絡民心的政策，含蓄地向武帝表示「聖朝」既「以孝治天下」，

關愛故老，那麼自己與祖母的孤苦境況，就更值得憐恤。「且臣少仕偽朝」至「有所希冀」是剖白心跡之言，藉自己在前朝曾任官至郎署，證明自己愛追求官位顯達，不顧惜名聲節操，消除武帝以為他眷戀舊朝，不仕二君的疑慮。然後，以自己作為亡國俘虜，卑微淺陋，對比晉武帝的提拔和恩寵，再次表明自己心存感激，不敢有任何遲疑。「但以劉日薄西山」至「是以區區不能廢遠」，扣緊第一、二段，言明始終放不下步入桑榆暮景的祖母。「但以劉日薄西山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」，寫祖母年老病重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因而情緒激動，於是直抒胸臆，「臣無祖母，無以至今日；祖母無臣，無以終餘年。母孫二人，更相為命，是以區區不能廢遠」，言兩人相依為命，不可分開。文辭並無任何修飾，兩人「孤苦」的境況躍於紙上，不會離棄祖母的深情溢於字裏行間，難怪論者評曰：「情真語摯，絕無粉飾之迹，讀之令人感動。」（唐介軒《古文翼》）

末段承接前三段所陳之情，請求武帝成全他照顧祖母的宿願。首兩句「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。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，報養劉之日短也」，以自己和祖母的年歲，委婉地向武帝建議暫緩招攬的方案，讓自己先盡孝而後盡忠。然後，向武帝提出「烏鳥私情，願乞終養」、「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」的請求，言辭謙遜恭敬，情感殷切，令人受落。同時他又告知武帝，自己的苦況不獨有蜀國百姓和地方官員見證，更有天地神明「共鑒」，力證自己之言屬實，以加強說服力。接着以「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」的承諾，再次請求武帝讓祖母可以「卒保餘年」，情感誠摯深切，讓人感動。結句「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，謹拜表以聞」，說明自己懷着誠惶誠恐的心情，作此表以明心跡：侍奉祖母，以保餘年。誠之所至，反復懇求，難怪論者評之曰：「令伯（李密字）之表，反復諄篤，出於真誠。至今讀之，猶足使人感動，況當時之君乎？」（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）句中的「犬馬」暗應前面「亡國賤俘」，顯示自己處境之卑微與孤單，「怖懼」遙扣晉官員咄咄逼他就任的情景，深化「惶恐」的意涵，發揮總結全文的作用。

武帝看了這篇文章後，不但不怪罪李密有逆自己的徵召，更賜他奴婢二人侍奉祖母，又下旨郡縣資助其膳食。一般臣子要拒絕君主，已經不易；作為亡國舊臣要拒絕當朝君主的招攬，難免引起眷戀舊朝之疑，難度更高。為甚麼李密能夠成功呢？細讀本篇，就會明白李密的成功拒任絕非僥倖，成功因素包括：一、李密與祖母，孤苦零丁，相依為命的境況，教人憐憫；二、李密矢志不移，無懼聖旨下達，眾官脅迫，一心一意侍奉祖母的孝義，令人感動；三、眾所周知，武帝的招攬，目的是鞏固自己的權力，李密卻不從這個角度作任何猜想，只視之為恩典，言辭誠敬，處處感恩，如「沐浴清化」、「蒙國恩」、「過蒙拔擢」、「寵命優渥」等，令武帝容易受落；四、掌握朝政方向，知道武帝正倡儒家之孝以治天下，於

是委婉提醒若逆其孝義，乃自相矛盾，為天下所笑；五、剖白心跡，表明自己不矜名節，消除武帝以為他貪戀舊朝，沽名釣譽的疑慮；六、為對方建議可行的暫緩方案，讓自己先盡孝而後盡忠；七、言辭真切，光是最後一段，就有「烏鳥私情，願乞終養」、「願陛下矜愍愚誠，聽臣微志」，若能讓祖母「卒保餘年」，則「生當隕首，死當結草」等等，感情誠懇真摯。李密透過靈巧的組織，生動的敘述，讓武帝和後世讀者真切領會這些因素。

本文先述母孫二人的關係，再說自己忠孝兩難的處境，然後剖白以孝為先，不眷戀舊朝的心跡，最後提出暫緩方案，懇求武帝成全。鋪排流暢，陳述有序。其實，篇中每一言一句，都經過精心設計，布置在不同段落，遙相呼應。如寫李密和祖母的關係，展示兩人深摯的感情，就先用第一段描述自己的身世、家門，說明自己與祖母的關係，然後以此為基礎，與往後各段互相補足，加以展現。於是，讀者讀完第一段後，再讀第二段，見李密多番辭卻晉朝君臣的舉薦和任命，就自然會想起他和祖母相依為命的關係，明白箇中因由。讀第三段，見李密明言「母孫二人，更相為命」、「不能廢離」時，也自然會想起第一段的內容，領會李密說話時情感的真摯；見李密言「本圖宦達」、「至微至陋」，又不期然會想起第一段的「門衰祚薄」、「內無應門五尺之童」、祖母「常在牀蓐」，更能了解李密的經濟情況，推想李密希望宦達的需要。讀到最後一段，得知「密今年四十有四」時，立刻會想到原來兩母孫相依為命已經這麼久了，從而更理解兩人感情之篤厚，得知「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」時，又自然會整合第一段和第三段的資料，進一步推想祖母體弱病危的境況，從而對李密「願乞終養」、「聽臣微志」的殷切之情，有更真切的體會。論者多評本篇感情真摯動人，其實讀者能感受其感情之真摯，與李密的靈巧鋪排，多角度立體呈現其真實的處境有密切關係。

讀《出師表》和《陳情表》，自會明白「表」這類散文，寫作對象是君主，因此表述時除了要謙遜誠敬外，還需特別謹慎，含蓄委婉。本篇的文辭，可謂委婉之至。篇中兩度說之以利害的地方，幾乎了無痕跡，卻又清晰具體，如第三段開端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猶蒙矜育，況臣孤苦，特為尤甚」，上承自己忠孝兩難的窘困，含蓄地向武帝表示自己與祖母的境況，更加值得憐恤。語出自然，渾然其中，一般讀者也只會這樣理解。然而，作為目標讀者——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推行者，殷切徵召李密的晉武帝，看後就難免會小心衡量自己標榜以孝治天下，若不成全李密，實有自相矛盾之虞。又例如最後一段「臣之辛苦，非獨蜀之人士，及二州牧伯，所見明知；皇天后土，實所共鑒」幾句，夾在「願乞終養」和「願陛下矜愍愚誠」兩句中間，同樣語出自然，表示自己的處境，有百姓、地方官員和神靈作證，以加強說服力，懇求武帝成全。一般讀者也只會這樣理解，然而，作為親自下詔書徵召李密，默許官員催逼李密就任的

晉武帝，看後就難免會思量，李密的處境是眾所周知的，而自己怎樣對待李密，也是眾人所注目的。李密的表述委婉至極，卻又清晰具體，讓「聞之者足以戒」。

本篇情文並茂，全文不到六百字，卻教人越讀越沉醉，既受其誠摯所感動，也驚歎其表述之精妙。誠如余誠所評，《陳情表》「層次說來，無一不委婉動人；固是至情至性之文，而通體局勢渾成，步驟安雅，更極結構精妙。讀者須細玩其詞旨，及其轉落承接，方不辜負作者苦心，乃得此文之益。」（《重訂古文析義新編》）